

演字記

黃可偉

在螢幕前僅只能思念、猜測
或是……感到
無由地脆弱
成為了愛字旁的一個部件
許多意義因之而生
因之而易
可以從動詞變為名詞化作
形容詞或是助詞

——王浩翔〈愛字旁的〉

1

小時候曾有一個時期愛翻字典，看不同的中文字怎樣讀、有甚麼含意，可是後來更喜歡汲取其他知識，於是，對單獨一個字的熱愛枯萎了，我寧願讀由詩、散文、小說，以至其他由單獨的字合組起來的文字團，覺得似乎那裏的世界比個別的字的大。直到中年後，又再翻開字典，再細察一個個印刷在紙上的字，才覺得入面是一字一世界，呈現了一個個古人腦海中不同的世界觀。於是，我就開始做推演字粒的思考。

【𩇛】

- 《玉篇》 𩇛，雲貌。
《廣韻》 𩇛，不明貌。
《正韻》 依亥切，從愛上聲。雲盛貌。

在上年，香港人又怎會想到才剛踏入 2020 年，就有瘟疫由中國傳入呢？2019 年十二月，由於全球暖化，香港入冬後都是暖的時候居多，踏入初春，才有幾天比較冷。到後來，我們終於完全由 2019 年的冬入 2020 年的春，天氣也轉冷了，可是這時候卻有瘟疫傳入。

在我的想像裏，要是將瘟疫模擬成一種肉眼可見的實在物事，那一定非雲霧莫屬。在香港的春天，時常有𩇛的雲氣濃罩著整個小城。沈浸在無孔不入的雲氣中，除非建築物有空氣調節，否則濕濕的雲霧總會由門縫窗罅滲入室內，令空間都潮濕。出到室外，更容易感受到浸在水中的香港有甚麼滋味——空氣吸入肺中微冷而潮，人要走動，就像在空氣中游泳，包裹在無邊無際的海水中，只差還未變成魚。

瘟疫是濃厚不明的雲霧水氣，由外界滲入香港，想把她裹死。肺炎瘟疫一來，大家就開始驚慌，嚴陣以待，生怕中了不明病毒枉死。稍為年長的香港人都記起十多年前的 2003 年，沙士（SARS）也曾入侵香港，令香港人陷入絕境。2003 年，我還在中文大學讀大三，過了這個學期，就要畢業了，可是沙士來襲，上了半個學期我們都要戴口罩，到了最後兩個月，更要停課。那一年由於金融海嘯，經濟本已衰退，再加上沙士，我有很多同學畢業後都找不到工作。那時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生活在瘟疫的恐慌中，十九世紀肆虐香港的鼠疫早已消失，其他的天花、肺結核、白喉又因政府的疫苗注射計劃而絕跡，沙士卻令我感受到十九世紀的香港人面對瘟疫時有多恐懼。結果那年有二百九十九個香港人病逝，包括六名殉職醫護。

2020 年的肺炎瘟疫，又令我想起讀書時的事，這可不止我，而是現在起碼十多歲的年青人也會記得的集體記憶，他們又怎能不記得上課時戴口罩、回校在校門量體溫，到最後整個香港停課的往事？這段記憶重新揭開香港人的創傷，不過想不到，十多年後瘟疫又再重臨。

這次香港人學乖了，大家還記得沙士來臨時，戴口罩，勤洗手，用 1 比 99 比例的漂白水清潔劑消毒環境的教育，現在大家重拾這十多年鬆懈的心態，去面對這次疫病。或許這十多年大家都疏忽了，衛生意識也不及當年，可是十多年前的傷痛，其實就像鬚鬚的疫病，早已隱埋心中，只差在哪一個時候到另一次瘟疫到來，再次釋放、病發。

【優】

《爾雅·釋言》 優，喞也。【註】鳴喞，短氣也。

《詩·大雅》 如彼遡風，亦孔之優。【鄭氏曰】使人喞然如鄉疾風，不能息。

這次肺炎瘟疫，我十多年前因沙士瘟疫而來的肉身記憶清晰起來。大家都要戴口罩了，要是愛惜你的近人，又怎會不提醒他們外出一定要戴口罩呢？「優」就指呼吸不順，戴上口罩，大家呼吸自然困難，但是想到相比染上疫病而來的呼吸困難，這種輕微的不適又變得容易接受，以至不得不接受了。

有一次，患哮喘的媽在巴士戴上口罩後頭暈眼花，想吐，一定要脫下來抖氣，我叫她過一會要戴上了，否則染病就麻煩。在車上大家都戴上白色口罩，巴士又開了冷氣不能開窗，在冰冷空氣中我記起四年前因跌斷腳住院，或是到醫院病房探望患病外婆時的感受。醫院的空氣清晰而冰冷，病人都要蓋上被子慎防著涼，那種冰涼的空氣就是這樣。說空氣清晰而不是乾淨，大家都知道是因為病房沒有灰塵，卻有大量病菌。在巴士中也有這種感覺，香港的巴士早在八九年前，幾間公司將全線車隊改成密封空調巴士，自此不論春夏秋冬，我們都不能再呼吸到街外的空氣，我們與馬路上的灰塵絕緣，卻要與封鎖在車廂的病菌共處。十多年前沙士肆虐，我們還可以打開窗口吸取新鮮空氣，現在我們只能與機器過濾的空氣中搏奕了，要是車廂中有隱形病人，車廂各人不是都會感染嗎？我們每次乘搭巴士，甚至走在香港這空氣調節氾濫的玻璃幕牆城市，每一次都是在冒險。

我不得不叫媽重新戴上口罩，同樣有哮喘的我又怎會不明白她的辛苦？但有辦法嗎？字典中那罕用的「優」字在這瘟疫下的香港，真是可圈可點，「優」原意就是呼吸不順，本來是形聲字，從人從愛聲，可是要是將它看成一個會意字，就是去愛一個人。愛人有時往往令被愛的人難受，現在我們為了提醒所愛的人戴上口罩，不就是會令他們呼吸不順嗎？這就是我所理解的，在瘟疫下的香港作為會意字的「優」字的意義了。我不知道要經歷多久疫症才會離開，香港大學的專家說疫病會在夏天來臨，天氣變暖時稍緩，但到冬天來到，喜歡低溫的肺炎病毒又會再次降臨，最嚴重的情況，就是牠會變成長存香港的風土病，那實在令人沮喪與恐懼。

【暖】

《集韻》 於代切，音愛。淨也。又白也。

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，又是一個最好的時代，這個香港大部份人都戴上口罩的時期，同時也是愛在瘟疫蔓延的時代。

口罩白色，代表與口罩外的世界隔離的乾淨，有人說戴不戴口罩，除了代表一個人的衛生意識，也代表他有沒有公德心，或許用比較宗教性的說法，那就是你有多愛自己、身邊的近人，以至陌生人了。假如你愛惜自己的身體，你自會戴口罩，要是你愛護身邊的近人，你自會提醒他們戴口罩，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是暗中播毒的隱形病者，你自會戴上口罩，防止自己令街上不認識的陌生人受感染，這種愛都反映在乾淨而潔白的口罩上。

面臨疫症，大家都驚慌失措，不時都聽見令人難過的事，大家瘋搶口罩，為買口罩打架，代購替人買了口罩後買方卻臨時反悔棄單，甚至胡亂拋棄用過的口罩，都令人覺得這個時代真壞。不過我卻想起香港一單新聞，話說有店舖出售口罩，要排隊輪籌，一個年青人排了一整天得到最後的籌，買了最後兩盒口罩，他出到店外，卻把部份口罩分給排在他後面的婆婆。他說：「她與我同時來到，只是我剛好排在她前面，現在我有她沒有，她很慘啊！」知道這新聞，我就覺得香港這個大家都在搶口罩的小城，在最壞的一面外，也流露了她最好的一面。

於瘟疫蔓延的年代，大家都見盡最好與最壞的事了。「五餅二魚」是《聖經》中唯一一個四福音都有記載的神蹟。在這個故事中，耶穌在逾越節在山上講道，完成後幾千個聽眾沒有食物，只有一個兒童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，但是這麼多的人根本分不滿給眾人。耶穌就拿起餅與魚，祝謝後，分給眾人讓大家任意吃。他們吃飽以後，耶穌向門徒說：「把剩下的碎塊收集起來，免得糟蹋了。」結果吃後剩下五個大麥餅的碎塊，裝滿了十二筐。眾人見了耶穌所行的神跡，就說：「這人確實是那要來到世界上的先知。」有牧者解釋這寓言表示信仰天主的，祂必不使他們飢餓，但我想這又何嘗不是表現了不欲世人受苦的愛？

大概在現在的香港，有五個供應緊張的口罩與兩樽要搶購才有的消毒液，比起能在街市與餅店輕易買到的五餅二魚更珍貴。新聞中的年青人也非主耶穌，不能把擁有的口罩用神蹟變成能夠供給所有香港人的口罩，不過我還是覺

的力量，可以驅散疫病四散的濃厚絕望灰雲，至於核心的愛以外沾染的各種元素，都只是我們受創、算計、思慮與推演後外加的微小部件與情感而已。